

人物传记

《辛生道夫小传》

第十四章 辛生道夫的磨难日子

一七四三年二月十七日，“雅各”号船终于平安地到达英国港口多弗尔(Dover)；从多弗尔，辛生道夫直奔伦敦。这些年来，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英国各地蓬勃发展，特别是约克郡(Yorkshire)，便雅悯殷涵就把他带领的几个会社的人，共一千二百人，统统归入摩拉维亚弟兄会。

在伦敦，辛生道夫首次遇见了热心爱主的英国大布道家约翰森尼克(John Cennick)。约翰森尼克是约翰卫斯理和怀特腓的同工；他认识辛生道夫之后两年，即一七四五年，就加入摩拉维亚弟兄会，成为弟兄们在英伦三岛非常杰出的传道人之一。

最可惜的，是辛生道夫在伦敦期间，在与怀特腓交谈后，及亲耳听了怀特腓所讲的道，就对圣经真理的看法与怀特腓无法认同，这就导致两人关系出现了裂痕。辛生道夫写给怀特腓一封信，信中说：

“你首先必须公开放弃你以前的看法，公开宣讲羔羊的血是白白的恩典，任何人可以根据圣经所说的，白白得着神的救恩，这会与你目前所说的预先被拣选的论调迥然不同；假若你不更正你的预定论的说法，摩拉维亚兄弟会毫无选择地会反对你。”

辛生道夫尽管在真理的看法与怀特腓不同，私底下却经常称赞怀特腓。有一次，他在聚会中公然说：

“怀特腓是我们的救主的器皿；他仍是我们一家人；他信仰的根据和你们的是一样的。”

在俄罗斯，摩拉维亚弟兄们所面临的问题，引起了辛生道夫的关注。俄罗斯对于其辖下的立凡尼亚(Livonia)，突然涌现了一批来自守望村的基督徒，感到不安。在立凡尼亚，加入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数增加得异常迅速，他们甚至在杜伯(Dorpat)附近兴建了楼房。俄罗斯帝国感到坐立不安的是参加摩拉维亚弟兄会聚会的，人数竟达七千人，内中包括立凡尼亚的贵族、牧师和农民，而聚会又是秘密进行了。俄罗斯政府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这教派的领袖是辛生道夫。

俄罗斯政府于是颁令，封闭摩拉维亚信徒所建的楼房，禁止他们聚会。辛生道夫还获悉，摩拉维亚弟兄会那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阿微格拉丁(Arvid Gradin)，已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(St. Petersburg)被捕，并判刑期四年。辛生道夫为了宣教事工，此时仍要冒险，想亲自前往圣彼得堡。但主保守他，在他要前往圣彼得堡之前，他于一七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先到俄罗斯的港口里加(Riga)——立凡尼亚的首府——申请通行证。里加的总督拉斯基(Laski)在请示圣彼得堡的最高指示的同时，先把辛生道夫扣押在西达德尔碉堡(The Citadel Fortress)。辛生道夫在被囚期间，写信给妻子伊曼说：

“我虽然被捕，但你千万不要担心。我保证在这里很喜乐。想起我们的宝贝的儿子，也使我喜乐。若非主的旨意，这事断不会发生。虽然已有很多先兆，但我不但置之不理，反而写信给副首相和总督拉斯基伯爵，以致自投罗网。神所作的，都有祂的目的、我确信主所作的，事事周到。如今有少数基督徒仍为主被囚，他们因有天父同在，即使遭受这样的事，也感欢乐。我会尽量多写信给你，使你知道这里的情形。亲爱的！请记得我们有一位救主，我们都在祂信实的手中，祂的引领满有恩典和祝福，但有时却似乎很奇特。若让我们来决定，我们会拣选另一条道路。我一生绝没有想到会被囚禁，但现在身处狱中

，我却感非常满足。”

辛生道夫在西达德尔碉堡被囚禁三星期，其后被驱逐出境；但这次的囚禁，阻止他前往圣彼得堡，事实上免去他数年的牢狱之灾。

一七四八年终，摩拉维亚弟兄会内部出现了纷争。守望村的毕萨牧师（Pastor Beza）向辛生道夫投诉，说守望合格村的负责人，以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自居，擅发指令，又挥霍无度，以致整个弟兄运动步骤不一，无法协调。那时候守望合格村的负责人里纳杜斯辛生道夫牧师（Pastor Christian Renatus Zinzendorf），正是辛生道夫的儿子。

里纳杜斯由于不够成熟，态度未免不够谦虚。他向欧洲各地教会发号施令之前，未向在伦敦的父亲，以及在守望村的年长弟兄们商量，以致引起教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。辛生道夫这时无法再偏袒儿子，只好把儿子里纳杜斯召唤到伦敦，让儿子在自己身边学习服事主。

里纳杜斯到伦敦之后，情绪低落，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执掌守望合格村，竟辜负父亲对自己的信托，于是自怨自艾，悔恨不已。辛生道夫很快就觉察到儿子的消极悲观，立刻改变了对儿子的冷落态度。无奈他儿子心理上的创伤过于深重，始终闷闷不乐、郁郁寡欢。

一七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，这时辛生道夫正因应付债务而焦头烂额，他儿子里纳杜斯突然因肺结核身亡，这对辛生道夫不啻是一项沉重的打击。辛生道夫在翻阅儿子生前的日记时，看见儿子爱主之情何等亲切，仍保持和主亲密的交通。辛生道夫看到他儿子在基督里美丽的一面，眼泪夺眶而出，言谈中更添悲愁。

辛生道夫本人自小养尊处优，在管理一个迅速发展的教会团体和全球性的差传事工时，他那一善于理财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。可以说，他终生都陷入财政危机中。为着自己，他一无所求，他的衣服朴实，甚至有点简陋；他在德国的住宅——伯爵大宅——从未装修，宛若民房；他是两袖清风，把一切的收入，毫无保留地送给急切需要的人。

一七五三年由于一位参与财务管理的葡萄牙籍的犹太弟兄雅各哥麦（Jacob Gomet）突然破产，辛生道夫和整个摩拉维亚弟兄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。荷兰和英国的债权人争相登门追债，影响所及，辛生道夫本人几乎要坐钱债监。

《箴言》第二十七章第五节：

“当面的责备，强如背后的爱情。”

在辛生道夫四面楚歌、陷于危机的时候，英国另一位属灵伟人怀特腓，写了一封信严厉地责备辛生道夫。这封教会历史上著名的信件《做对了？还是做错了？》（Right or Wrong）来得非常及时，使辛生道夫幡然醒悟过来。辛生道夫作为一个伟人，并非未曾犯过错误，而是知道如何痛改前非，向主认罪悔改。

在《做对了？还是做错了？》一信中，怀特腓严厉地批评了摩拉维亚弟兄们过分地注重个人的主观经历，偏离了圣经的基本真理。又指出辛生道夫最近在伦敦的车尔希（Chelsea）区，购买了豪华巨宅林榭大厦（Lindsey House）——从那大厦人们可以俯瞰泰晤士河（River Thames）。怀特腓说，辛生道夫背离了往常的朴素作风，丧失了原来持守的勤俭的美德。

怀特腓又指出，这种奢侈的陋习，已经感染了一般的摩拉维亚，他们到处借款，赖债不还，导致有些出乎爱心借出款项给他们的人濒临破产。他说，摩拉维亚们这样作，实在失去见证，既亏欠弟兄们，也亏欠神的荣耀。

在这件事上，怀特腓非但有敏锐的属灵鉴别力，并且不顾情面，敢向弟兄们说直话，怀特腓从而挽救了摩拉维亚弟兄们。

摩拉维亚弟兄们相应地停止了过度的挥霍，放缓了不是急需的扩展，收敛了一些世俗化的豪华铺设，清还了一些长期拖欠的债务。更可喜的是，摩拉维亚兄弟多花时间读圣经，更加注重福音工作。摩拉维亚弟兄会从而度过了历史上的过滤阶段(The Sifting Time)。

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之后，辛生道夫并没有退缩；他忘记背后，向前直看。在美洲的摩拉维亚弟兄会，在辛生道夫的指导下，毅然在南卡罗莱纳的温斯顿沙兰(Winston-Salem)，购买了十万英亩的土地。对于当时濒临破产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来说，这是多么有信心的勇敢行为，而又是多么蒙福的新开始。时至今日，相隔两百五十年，美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北方总部，仍是在宾州的伯利恒；而南方的总部，仍是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顿沙兰。

同是一七五三年，摩拉维亚弟兄会开始了他们在牙买加(Jamaica)的差传事工。